

晚秋庭院靜悄悄

一个没有主人公的故事

劉振堯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晚秋庭院静悄悄

一个没有主人公的故事

作者自序：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秋天是果实累累的季节，人们对秋天永远怀有美好的感情。然而，本故事讲的却是秋天末了的故事：秋天是美好的，但秋末更有别样的风韵：一朵晚开的花，也许比花季适时开的花更芬芳，更让人感到温馨。工作、生活、友情、爱情也是如此，有的人工作不久就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有的人工作那么久还是平平淡淡，直到暮年才算有所交待；有的人很早就获得友情与爱情，有的人却很晚很晚才获得。早得到的固然早获得幸福，但晚得到的也不一定不如早得到的幸福。生活是一束需要培育的花朵，只要你真心的培育，不管早晚一定会开出芬芳的花朵。

本故事里的人物说不出来谁是主人公，说不出来谁主谁次，在这方面你可能是主，但在另一方面你就可能是次。就拿故事中的苏耀然来讲，他是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副院长，在卫星研制方面他是总师，他是主要的。但故事中的薛木童，他是空间技术研究院管理处一名木工，当你门窗坏了的时候，他很快给你修理好了，他就成为主要的；卫星发射失利后人们才知道，一根极普通的电缆线，一个极普通的接插件，甚至一个比头发丝还细小的多余物，就会造成发射失利，使人们的辛勤劳动付诸东流。谁主要？谁在需要的时候，能解决需要的问题，谁就是主要。本故事中的众多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情况下，成为主要人物，又在一定背景下，变成次要人物；你是独唱家，不管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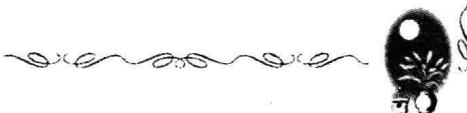
是唱高音的还是唱低音的，你一个人唱，可能是出色的演员，可是要把最出色的独唱家集中到一起来，组织大合唱，恐怕最出色的指挥家也难以指挥出好的合唱来。本故事，就是由多声部构成的一曲大合唱。

陈晓晔和汉丽娟大学毕业后同时被分配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没想到的是，陈晓晔没有让她作技术工作，而是让她做档案工作，她服从了，而且工作做得很出色，在研究院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有幸出席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在生活中，她结识了一个“鼓捣啥成啥”的木工——薛木童。两人相恋了并最后走到了一起。汉丽娟如愿被分配到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后调温控研究室。她有幸参加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我国最新型号——“东方三号”通信卫星过程中的最后冲刺阶段。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开始成长。苏耀然六十年代末留学苏联，回国后即投入航天科技事业中。宁一来是六十年代末我国军工技术最高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他毕业后也立即投入到中国航天科技事业。他们两个人都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设计者之一，都曾无数次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被我国著名航天专家钱学森称为“大有作为的青年专家”。二十多年来，他们先后参加了多种型号卫星的设计、研制和发射。现在，他们俩又带领“东方三号”通信卫星所有参与者，经过不到四年的时间，终于把“东方三号”通信卫星送上太空。在这里，苏耀然和宁一来当然是主角。

在这里，还不能不提到为卫星发射成功付出辛勤劳动的后勤保障人员。其中就有故事中的另一位主角，我们的孟若岚医生，她是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门诊部。她在航天科技事业中，在卫生部门工作了十几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生活使她改变了初衷，她走进了苏耀然的生活里，他们幸福地结合了，虽然晚了点，但却是甜蜜的。

当然，在生活中也有许多不和音者，他们最终被生活所抛弃。这其中就有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材料处的副处长吴天赖，由于贪污受贿，道德败坏，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也有本来是工作很出色，长得又漂亮，人见人爱的描图员，由于经受不了吃喝玩乐的诱惑，最后走上了犯罪道路的吴筱曼。

本故事，就是由这些在庭院里不同岗位上，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友情，对待爱情的不同结局，讲述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里的静悄悄生活的一个侧面。





人世间，往往一次偶然的邂逅就可能结为知心朋友，建立起真挚的友谊。本故事中的二位姑娘就是这样的一对好友。四年前，夏末秋初的北京站，南来北往的旅客成千上万，在排队转车签证队伍中，有两位姑娘特别引人注目，两个人随着人群向前移动，就像两朵跳动的鲜花吸引着无数的旅客的目光。说来也巧，两个人都穿着粉红色连衣裙，都梳着长长的发辫，身上又都背着一个吉他，两个人都长的特别漂亮，个头还一样高，有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瓜子脸，一个是圆形脸。前者略比后者纤细一点，梳着单辫，后者梳着双辫。前者的连衣裙是前面开扣，后者的连衣裙是后面开扣。纤细一点的瓜子脸姑娘手上提着一个小挎包，地上放着一个装得满满的大旅行包，在前后拥挤的人群中，她热得满脸流汗，她从连衣裙的衣袋中取出一方白色手绢，轻轻擦拭着脸上的汗珠。然后又用手理了理散落在鬓角上的短发，她在低头向前移动大旅行包的时候，后面的圆脸姑娘帮她提了一把，并轻声说了一声：

4

“还挺重呢！”

“是挺重，谢谢您！”瓜子脸姑娘微笑地向对方致谢。

“不客气！”后面的姑娘点点头并友好地问了一句：

“您转车去哪？”

“去桂林！”她轻声地回答着。

“哎呀！那太好了。”圆脸姑娘高兴的几乎跳了起来说：“我也去桂林”。

“您也去桂林？”她反问了一句。

“是啊！我也去桂林。”说着她把手中的车票举给她看了看。

“那我们可就同路了！”瓜子脸的姑娘说：“来，我们一起去签字”。

“那太好了！”圆脸姑娘说：“我没拿什么东西，就这个小包，我帮你提这个大包。”说着她就帮她提着大旅行包向前移

动，不一会儿，两个人高兴地签到了当天晚上由北京开往南宁的五次特别快车。

两个人相遇当然首先要自我介绍一下了，瓜子脸姑娘说：“我叫陈晓晔。”圆脸姑娘说：“我叫汉丽娟”。两人都是今年高中毕业生，又都是报考航天工业部所属桂林航天工业管理学院。现在又是一起去学校报到。巧的很，两个人细问一下，又是同年同月生，陈晓晔只比汉丽娟早生三天，那她就当然是姐姐了。汉丽娟娇嗔地说：“那我就是你的小妹了，请多关照！”“不客气了”陈晓晔说“那我们就是姐妹了。”之后，两个人真如同亲姐妹一样，一起去车站前的小餐馆吃了一顿不怎么纯正的东北水饺，小妹要付钱，可姐姐说：“我是姐姐，我要‘关照’小妹呀！”小妹也只好听从姐姐的话了。然后两个人又一起在站前的几家商店转了转，妹妹自然也要表示一下对姐姐的敬重心情，于是就买了两杯冰淇淋。姐妹间的友谊就这样甜甜蜜蜜的开始了，在列车上两个人有说有笑，当然也有分辩，请听她们的一段对话：

“我出生在大连，一直在大连读到高中。”陈晓晔说，“我们大连可是个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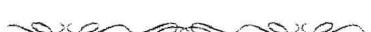
“我出生在哈尔滨，也是一直生活在那读完高中。”汉丽娟说，“我们哈尔滨那更是个好地方！”

“怎么样？还有我们大连好？”陈晓晔急忙插言道，“我们大连有海，哈尔滨有海吗？”

“我们哈尔滨没有海，但有松花江，还有那美丽的太阳岛，你们大连有吗？”

“我们大连没有太阳岛，但有比太阳岛更美丽的棒槌岛。”陈晓晔骄傲地说，“那可是人们向往的地方，是夏日里的天堂。”

“哈尔滨那可是冬日里的冰雪圣地，每年都吸引着千百万游客到我们哈尔滨过冰雪节”。



“还有，我们大连青泥洼桥两侧的春柳，就像少女青丝一样的温柔，就凭这一点，每年都吸引不知多少痴情的青年前来旅游。”

“哎呀，我姐还会做诗呢！”汉丽娟说，“我不会做诗，但我读过晚报一篇散文，她赞美的哈尔滨更美。”

“怎么说的？”陈晓晔问，“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了，你听。”汉丽娟激情地背诵着：“如果把祖国比作母亲，那哈尔滨就是镶嵌在母亲头上的一颗明珠，温柔的松花江就是母亲腰间的缎带……”

“这是那位作家写的？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陈晓晔调皮的问，“是不是你的什么朋友？”

“你别瞎说了”。汉丽娟的脸有点绯红。

“好了，别说了，”陈晓晔说，“我们两个人的故乡或者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好，不有一个电影插曲叫什么？”

“谁不说俺家乡好！”汉丽娟回答着。

“你、我的家乡都好。”陈晓晔肯定地说，“可我们去的地方桂林更好，人家不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吗？”

“那我们将在那里度过我们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四年的大学生活。”汉丽娟深情地憧憬着诗一般的未来。

就这样，两人共同在美丽的山水之城——桂林，度过了美好而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两个人在学校里学的专业都是飞行器的设计与制造。两个人在一起真是时时不分离，两个人同住一个宿舍，这学期你睡上床，下学期我睡上床。上课同时去，课外一起活动，两个人的成绩不分上下，只是这科你比我高几分，那科你比我少几分。两个人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而两个人的文体活动则是学校的佼佼者，特别游泳和羽毛球两项，则是学校中女子绝对冠军：游泳项目陈晓晔拿冠军，那亚军就一定是汉丽娟

的，羽毛球也是如此，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而羽毛球的双打冠军绝对属于她们两个人的了。若说她们俩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只是汉丽娟更活泼一些，她的舞蹈全校有名，同学们都称她是学校的舞蹈皇后。而陈晓晔对此兴趣不大，她却偏爱书法，虽不能称为年轻的书法家，但她写的字在学校里还是满有名气的。故此，两人在学校里被称为难以评出高低的“校花”。

现在，她们毕业了，两个人又一起分配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坐落于北京西郊白石桥路三十一号，她的建筑既有中国建筑古朴宁静的特色，又有现代雄伟壮观的气派——五层米黄色漆砖到顶的大楼，是五十年代少有的大楼，她的前主人是中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学习进修的最高学府——社会主义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学院的学员均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学员走的走，散的散。此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空间技术，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并任命在我国和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空间技术专家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经中央特批社会主义学院院址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和办公大楼。该大楼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几万平方米的大楼成山字形摆开，宽敞明亮，高雅的大礼堂摆在中央，从南北、东西四个方向都可以进出礼堂，礼堂周围的房间除有办公用房外，还有图书馆、档案馆、会议室、餐厅、宿舍和文体活动中心。可以说，它是一个理想的科研单位办公地点。在这里汇聚了我国著名的空间技术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高层次的管理人员。人们都称她为“我国空间技术的摇篮”，事实上也是如此，从1968年成立到现在，由该院组织研究、设计、制造并相继发射了数十颗卫星。而且在卫星返回、一箭多星、卫星同步定点等尖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今年国家又给空间技术研





究院分配了近 50 名研究生、本科生。陈晓晔和汉丽娟就是这些大学生中的二位。

研究院档案馆的老主任周静宜即将退休，院领导为加强档案工作，由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苏耀然亲自在今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中，挑选合适人员补充到档案馆工作。在人事部门提供的十几名候选人中，苏耀然选中了陈晓晔。并于她报到的第二天就亲自同她谈了话：

“欢迎你到空间技术研究院来工作！”

“谢谢您，苏院长。”陈晓晔对能得到副院长接待十分高兴。

“我想同你交流交流思想，谈谈心好吗？”苏耀然诚心诚意地说。

“我听院长的，您说吧。”

“我想听你的。”苏耀然说，“你说说，你来我们院有什么想法？对工作分配有什么希望和要求？”

8 “能分配到首都——北京，而且又是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真是很高兴，我希望能把我在学校里学的专业知识在未来的工作中，很好的发挥出来，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做出我们年青人应有的贡献！”

“很好！”苏耀然低声说着“可要是分配你到不是你所学的专业部门工作呢？”

“那搞什么工作？”陈晓晔反问了一句。

“你不想猜一猜吗？”

“我猜不到。”她笑了，她用双手轻轻地理着辫梢、又轻轻地摇了摇头。

“是这样的。”苏耀然告诉她“我院成立二十多年来，形成大量的档案资料，它是我院广大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劳动的成果。也就是说，我院所有的卫星设计的图纸、研究成果、计算报告、论证报告、实验、试验记录、会议记要、任务书、合同和文

书档案等，全都集中在院档案馆保存。它是我院最核心的机密部门，也是我院宝贵财富的储备地点。档案馆的老主任，前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周静宜同志，在档案资料战线勤奋工作几十年即将退休，那里急需补充新同志。”

“是不是分配我到档案馆工作？”

“有这个想法！”苏耀然点了点头。

“没想到！”陈晓晔摇了摇头。

“正因为这样，我才想找你谈谈。”苏耀然把座椅向前移了一点说“我们交流交流思想。”

“那为什么选我呢？”陈晓晔反问一句。

“我们看了你的档案材料，认为你合适。”

“我有什么合适呢？”她大胆，但还是有点拘谨地反问着。

“怎么说呢？”苏耀然平静而自然地说着“比如，你的字就写得很好嘛！你的性格内向、恬静而不好动，能坐得住；当然了，我们还相信你工作一定很细心、很认真。”

“苏院长！”她先是亲切地称呼他，然后细声细语地问道：“您怎么知道我会这样呢？”

“不是说了吗？从你的字，从你的档案材料，我看得出来！”

“从字怎么能看得出来？”她不解的问。

“哎—”苏耀然拉长了语调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新的学问，叫做笔相学，西方很多老板请笔相学专家，研究他手下的字迹，从中得出他的性格、他的作风、能力和发展前途。”

“那苏院长也是笔相学专家了”。她很自然地结束了拘谨状态。

“我可不是这方面专家。”苏耀然笑了“但我看得出来，你能胜任这个工作。”

“是决定了，还是征求意见？”她也笑了。

“怎么说呢？”苏耀然拿起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说，“这件





事，是决定了的，但我们同你谈话也意味着征求你的意见。”

“那让我考虑考虑，或者说想一想，好吗？”

“那是当然了，现在就是让你考虑，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谈谈好吗？”苏耀然长吸一口烟又转过头去把吸进的烟气又吐出来。

“有点不好说。”陈晓晔低下了头。

“怎么不好说呢？”他反问着。

“就是我没想到，没想到我是学飞行器设计与制造的，怎么叫我做档案工作。”

“或者说，怎么还叫一个大学生来做档案工作？”苏耀然也反问着。

“是的，也有这种想法。”她承认着。

“档案工作需要大学生，这是档案工作内容决定的。”苏耀然告诉她“中国人民大学不是有档案学院吗？！不但有本科生，还有研究生、博士生。我们原来也想要档案专业大学生，但考虑到我院的特点，还是需要懂空间技术专业的大学生更合适，试想对空间技术不了解，怎么能管好空间技术的卫星和其他飞行器的图纸资料呢？有了空间技术知识，然后再学习档案专业知识，要比先有档案专业知识，再在工作中学习空间技术专业知识更合适一些。”

“那就是说，我被领导选定了。”陈晓晔好像明白了领导的意图。

“我们是选定了”苏耀然笑着说“现在是你定不定。”

“我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又是刚刚入党的新党员，我应该服从组织的分配。”

“很好！”苏耀然站了起来，把手间的烟头在烟灰缸里拧灭，然后激情地说，“我记得马克思说过‘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守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我们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工作，我们档案馆的工

作，都要象高尔基说的那样‘你要记得，永远要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

“我将记住这些话。”陈晓晔点头低声地告诉他。

“那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你还有什么想法或问题你再想想我们以后再谈好吗？”

“好！谢谢您，苏院长，那我就走了。”

“好！再见！”苏耀然握着她的手，把她送出办公室。

陈晓晔走出苏耀然的办公室后，又下意识地转过身来，停住脚步，深情地看着苏耀然的办公室。她心绪万千，思忖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决定她未来道路的一切。她在想：人总是要有所追求的，从一个不懂事的女孩，一个充满幻想的、好奇、浪漫的女孩，到今天成为航天事业中的一员和即将成为档案工作者。她清楚的记得，在她入校初期，班主任老师问她为什么报考航天工业管理学院，她天真、幼稚富有孩子气地回答说“我是喜欢桂林这个美丽的地方才报考来的。”是的，那时，她还不懂航天事业的真正内容，她是被桂林美丽的山水吸引来的。可是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到航天工业的厂、所实习，她不但对航天事业有所了解，而且对航天事业有了深厚的感情，她爱她所学的专业，她是学校里学品兼优的高材生。她和她的好友汉丽娟拿到毕业证书后，特别的高兴和幸福，发誓一定要在飞行器设计和制造方面，做出点成绩，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而现实，她将要放下计算器和鸭嘴笔，去从事她从未考虑过的工作，她怎么不思绪万千呢？！现在她追求什么呢？她懂得，精神上是事业，生活上是爱情。她记得在毕业晚会上，她敬爱的班主任老师，做为女性深情而真挚的拉着她的手说“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两个字，那就是‘选择’，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处于选择状态，而最难选择的两件事，那就是事业和爱情。可如今，她如何选择呢？空间技术是航天事业的一部分，她已经选择进来了，可她又不能直接伏案



12

搞空间技术的研究和设计，她要为别人做嫁衣，为别人打扫新房，为别人服务；爱情，她还不懂，她还没来得及选择，那就等待未来的选择吧！一颗珍珠，在深谷里，在泥浆混浊的沙石中，它也是珍珠；一块顽石，就是在美丽的盆景中，甚至在皇宫御苑里也只是一块顽石。

她想着想着，猛然一回头，迈起轻盈的脚步走开了……

空间技术研究院办公大楼里，洒满了秋日的阳光，员工们在走廊里你来我往，步伐虽快，但都是轻轻的，好像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从窗间飘浮进来的秋季里特有的芳香在空间弥漫着，并不时变幻着晶莹透亮的光环。

她走得很慢，不停的抬头看着办公室门旁的标牌，什么院长办公室、书记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她好象在检阅，她今天还是穿着她四年前上大学时穿的那件粉红色连衣裙。四年来，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身材还是那样纤细娴雅，而且比以前更动人了，她那双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掩盖着，忽而睫毛翘起，忽而睫毛落下，就象二个滚动着的火团在晚霞般红润的脸蛋上跳动着，闪耀出聪明温柔的光彩。她两手不时地轻轻摆动着，随时把移到胸前的发辫甩在身后。走廊里看见她的人，有的停下脚步，有的虽没停下脚步却把头转过来看她，她红润的脸蛋略显羞涩，微微的低下头来，轻盈的脚步加快了，她不象在走动，却象百花园中一朵移动着的鲜花，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她回到宿舍的时候，汉丽娟正躺在床上看书，她一进来就问：

“怎么样？谁找你谈的话？”

“大人物！”

“那是谁呀？”汉丽娟有点神秘感的问着“给你分配哪啦？”

“苏耀然副院长。分配哪吗，你猜猜。”

“咳—你可真行，院长找谈话。”汉丽娟立刻从床上坐起来

“那一定分配到最好的地方，是不是给院长当秘书？”

“哎呀，人家院长能叫我当秘书？”

“那你到底分配到什么部门了？”

“你先告诉我，你分配到什么部门了？”

“总体部。”汉丽娟高兴的告诉她，“你到底分配到哪，快说。”

“档案馆。”

“什么？档案馆？”汉丽娟惊奇而又不解的问着。

“对啦，就是档案馆。”陈晓晔十分认真的告诉她“就是为你们服务的地方。”

“真的呀？”她是听清楚了，可是又故意的问了一句。

“那还有什么不真的，副院长都谈话了。”

“你答应了？”

“就算答应了吧！”

“什么话呢，什么叫‘就算答应了吧’？”

“你别着急，听我慢慢跟你讲。”陈晓晔详细地把苏耀然副院长同她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她。

汉丽娟听后，脸色立刻显出一种惊骇与爱怜，同时还有不意察觉的愁然。本应是高兴、欢笑的谈话，一下变成无言的沉默。陈晓晔深深的理解女友的心情，她拉起她的手，轻轻的摆弄着，象姐姐给妹妹解闷一样的说着“这不挺好的吗，我们还是在一起，又都是为航天事业工作，何况空间技术也总得有分工，而且苏副院长讲了，那里是需要懂专业的人员呀！我现在担心的是我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行啦！”汉丽娟站了起来，“还是共产党员，你真行，我服了，好，今晚我请客。”

“是呀，我们真该好好庆祝一番。”陈晓晔有些激动，“美好的学习生活已经过去，它将变成我们回忆中难忘的时光。”





“不对！”汉丽娟插言道，“学习生活永远不会完结，我们不是讲了吗，我们还要一起读研究生，然后再读……”

“对！”陈晓晔马上解释着“我是说，我们学校生活告一段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走向工作岗位了，人事处同志不是讲了吗，这月我们还发全月工资呢！”

“对，对，我们应该庆祝我们走向生活！”汉丽娟抱起陈晓晔在屋里旋转。说话间她们同室的女友吴筱曼回来了，她是档案馆绘图室的描图员，是一个活泼漂亮而又好客的女孩，她昨天同她们见面后就像老朋友一样，同她们亲密的交谈了，这会儿回来她是专门给她们俩送新配的房门钥匙。一进屋看见两人这样开心的样子便说：“准是都分配了，而且一定都很满意，是不是？快告诉我，你们都分配哪了？”

“我分配总体部了。”汉丽娟告诉她。

“那太好了，那是我院的龙头，庆贺，庆贺！”然后她又问陈晓晔：

“你呢？”

“档案馆！”陈晓晔告诉她。

“哎呀，那更好了，我们是一个单位啦！”吴筱曼激动地向前抱起陈晓晔说：“告诉你，我们档案馆的周静宜主任，那人忒好，对人忒热情。工作忒负责，人家可是老牌大学生，是空军司令部将军的夫人，可人家一点没有将军、副司令夫人的架子，每天上班都很早，我们有时不称她主任，就称她为周姐。”

“她多大岁数了？”汉丽娟问。

“具体不清楚。”吴筱曼摇了摇头说，“听说快退休了，可人长的特年轻，而且又特漂亮。”

“和我们的筱曼小姐一样漂亮？”陈晓晔打趣的问着。

“比我可漂亮多了。”吴筱曼抬起手比划着“人家一米七的大个儿，身体不胖不瘦，在舞场那是最吸引人的。”

“看来你俩常去舞场了。”汉丽娟说。

“不，周姐不常去，只是过年过节联欢时跳跳。”筱曼告诉她们。

“告诉你，”陈晓晔说，“汉丽娟可是跳舞专家，那是我们学院的跳舞皇后。”

“你瞎说什么呀。”汉丽娟顺手打了她一把掌。

“真的吗？那太好了。”吴筱曼高兴地说，“以后我们跳舞，我帮你找一个皇帝、王子，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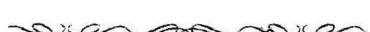
“瞎说，找什么皇帝、王子，玩玩就是了。”汉丽娟说。

“好了，”陈晓晔对吴筱曼说，“我们将来一起在档案馆里工作，请你多关照。”

“没说的。”吴筱曼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她摇着头说，“馆里人都很好，我又都很熟，有事请找我，我还有事，得回去了，你们谈吧！”说完，她一溜风似的跑开了。

北京的秋天是美丽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傍晚是迷人的，米黄色的大楼沐浴在桔红色晚霞光辉里，象一团燃烧的彩云；四周高大的松柏和大叶杨在晚霞中竞显腰肢，庭院小巧玲珑的假山假水尽情喷出秋天的气息，这气息虽不芬芳，但比芬芳更诱人。陈晓晔和汉丽娟两人又都穿着四年前在北京站邂逅时穿的那件粉红色连衣裙，手挽手漫步于庭院中，回忆过去，想往未来，少女的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欢笑……很快，整个庭院，包括她俩，又都被月光所笼罩。庭院立刻又变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瑰奇诡异的世界。又很快，一点又一点的灯火全合上了他们朦胧的睡眼，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忙碌了一天的空间技术研究院，这时显得格外的静谧。

第二天早上，陈晓晔眼角虽有睡意，可嘴角却显出了满意的微笑，她睡了一个香甜的夜晚，什么梦也没有做，她感到全身心的快慰。她掀开带淡花的毛巾被，双手一撑轻松地坐了起来，然



后就蹑手蹑脚走到汉丽娟床边，看她还在梦乡里含笑，于是就伏下身来用手挠她的脚掌，汉丽娟下意识的把脚收回来，然后又翻了一个身，陈晓晔没达到目的，于是便使劲的用双手捅她的胳肢窝，汉丽娟被捅醒了，陈晓晔笑了，她拉起她的手：

“快起来吧！”

“忙什么？”汉丽娟收回她的手，轻轻的揉着惺忪的睡眼。

“今天可是第一天上班，可要准点去呀！”陈晓晔又拉起她的手。

“好吧，我自己来。”汉丽娟在床上坐了起来。陈晓晔走到床前准备拉窗帘，这时汉丽娟向她努努嘴，指着还在梦乡中的吴筱曼说：

“人家还在睡呢！”

“哪里，我已经醒了。”吴筱曼抬头向她们说，“我习惯早上多在床上懒一会儿。”然后又把头埋进灰色的毛巾被里。

16 “我们的筱曼小姐还真会享受。”陈晓晔说着走到窗前，拉开了乳白色的窗帘，又推开一扇窗户。窗外泛着雾气，潮乎乎，湿淋淋的，汪着水。她探出头，深情地吸了一口甘露般甜美的空气，调过头来，走到自己的床前整理床铺，然后就同汉丽娟一起到洗漱间去了。在她俩回来的时候吴筱曼已经起床了，她那秋苹果似的圆脸蛋上，泛着迷人的红晕，那双又圆又黑的大眼睛，在上下、左右来回跳动，丰腴的胸部突起两只圆圆的乳峰，柔软富有弹性的腰肢连着圆圆的臀部、洁白如玉的双腿，使整个身体构成一条迷人的曲线。她洗漱的动作要比她俩的动作快得多，她没有出屋，她熟练的弯下腰，在自己的床下取出昨晚已经放了水的脸盆和牙缸，然后拿起暖水瓶，倒入点温水，麻利的洗过脸，又很快的刷完牙，又用毛巾擦了擦她红润的嘴唇，用手打开一盒香脂，在泛着红晕的圆脸蛋上轻轻的揉擦着，使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迷人的芳香。这芳香很快又扩散到走廊里。陈晓晔和汉丽娟还